

綱鑑會纂卷之六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漢紀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一十四○是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惠帝恭已而天下晏然內脩親親外禮宰相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酖殺趙王如意○太后最怨戚夫人及

其子趙王乃令永巷

永巷別宮名後改爲掖庭

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

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

后怒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帝

周昌相
衛趙土

綱鑑

卷六 漢惠帝紀

幾說幹盡常人何
應免豈有身為人
生宗社所繫而不
能善處家庭之理
活得不聽政遂以
自戕身命而呂雉
之禍興矣惠帝實
高祖之罪臣販子
耳

孝惠未
知大義

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酖飲之

酖音鴆鳥也鴆鳥大如鸚鵡食鴆
以其羽拂酒中飲之則立死

遂斷戚夫

人手足去眼輝耳

以藥薰之
令其聾也

飲瘖藥

不能
言也

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

人彘帝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

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綱目斷曰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后亦得預事
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如意之死蓋惠

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捐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
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也

溫公曰

為人子者父毋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
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繼

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
篤于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目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

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

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何蕭何病上親臨視因問何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

為家不治垣屋

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

後世賢

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師吾儉

丁南湖曰

蕭何得矣議者不一楊龜山取其革秦苛法而病其暗于功成身退之義劉元城取其治未央官以堅高帝都長安

之心而呂東萊病其創業之不儉張南軒取其守關中薦臨信二節而病其立法多襲秦故陳潛室取其收秦圖籍且勸帝屈于項羽王于漢中愚謂周召以後相道斯滅若何之得多失少其誠賢相矣乎故綱目書曰相國鄭侯蕭何卒蓋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持從此如此其褒美之意可以折衷眾論矣

袁了凡曰

太史公贊蕭何之勲謂焉與閔天散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劉氏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昔人云謂珉為玉既不知王

亦不知珉若太史公真可謂兩失之也

參趣
大相

以齊獄
市爲寄

蕭何推
賢曹參

曹參遭
何約束

惠帝方以呂后故
清樂不聽政而參
復濟之以飲醕其
去君臣相與沈湎
者幾希特以漢初
削平大難入心厭
亂幸免耳清靜寧
宣之稱非公論也

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曰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
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
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
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
夜飲醇酒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
怒答窋曰窋音竹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
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
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
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

一 清淨寧

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載其清淨民以寧較明也畫一如寫一字也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

楊龜山曰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卻變了

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

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黔布等已滅惟何參撫功名位冠群后聲馳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方正學曰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為樂榷吏縱醕置而不問幾于亂矣而海內以治何耶若參

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和漢復苛察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燭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面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

鑑已酉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昌頊方彊為書

蕭曹一代宗臣

曹參可謂能克已

季布廷
折樊噲

遺高后辭極褻嫚漢書云呂太后臨朝稱制時匈奴以書遺太后其高

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

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

解圍今嘆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傷金鎗也夷亦傷也而噲妄言以十萬眾橫

行是面謾也謾欺誰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昌頤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綱 庚戌四年除挾書律書法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

陳季雅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

聞詩書之昌不減於秦也使入關之勅或天下既平之日能弛此禁

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不顧損威失重者之長拔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勝則自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審食其為亂曰頭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腴顏不愧而猶以布言為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秦之焚棄也

綱立原廟口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

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月出夜也備法駕而行各日遊衣冠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

下為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各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

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有司書法也叔孫通成之

溫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

說戒高宗曰無耻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

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于太廟

則通說啟之矣

綱辛亥五年秋七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雷侯托
於神仙
之意

綱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大尉

相始此○陳季雅曰此便是用高帝臨崩之言也

綱 袁留侯張良卒發闕

張良從赤松子遊先儒已詳論其詭

誕故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道引長生之事至是書雷侯張良卒則其托於神仙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亦不攻自破矣

袁了凡曰

張良辟穀曹參酒于酒陳平淫于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乎其憂思深其道周其常呂氏之際乎良也避世故引

而立于潔參平避事故推而納諸汚夫神仙為高尚所託而公宰非優游之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軒雷侯焉

綱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

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可謂寬仁之主

孝惠寬
仁之主

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賀善林曰

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繼二十九事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

孝惠天
資仁厚

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書何也意者呂氏居所以減

災異八召然也

辟疆揣度之詞平
勃遠為聽用以
諸呂之權是平勃
乃高祖之罪人而
辟疆又平勃之罪
人也馴致稱制封
王無不隱忍曲就
臣呂氏死而後
安劉之言始驗柔
姦自全者流方且
謂智者俟時人丈
夫觀之不值一嘆
唐狄仁傑之事與
平勃同此予所謂
如此安劉孰不能
者也

綱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古者前朝後帝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京城之軍則謂之北軍

北軍所以別也南軍衛宮都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

○**目**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良子辟疆

時年十五為

侍中

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

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諸呂權由此起

尹遂昌曰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乃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謂之后使則見其

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辟疆乳臭子耳陳平之智亦從其策俾諸呂擅權卯金易鼎則平勃諸臣不得辭其責矣

責矣

綱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目**初太后命張皇后

惠帝后也

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太子他人之子故即位不書各所以著其非正

統也太后之專大臣之徇不貶而自見矣

高皇后

名雉臨朝稱制八年幾危漢祚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今呂氏臨朝勅非戰國南北五代

之比胡爲以分注書之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正統且婦居尊位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以爲後世鑒耳

綱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少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

太后欲王諸呂

審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鑑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

王陵守

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平

白馬之盟

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

喜罷朝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噓血盟諸君不在邪今諸君縱欲阿

王陵面折廷爭

意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側併臣不如君全

太后以

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爲太傅實奪之

陵爲太傅

相權陵遂稱病免歸

平勃功
僅贖罪

程子曰

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諸呂而不諫直是畏死耳蓋漢之君臣其時未有

實為社稷者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是占便宜令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

正為

胡致堂曰

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

社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移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

張南軒曰

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

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則國家無所賴而亂賊將接踵矣蓋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始終皆以母子天性為主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故紆徐曲折卒成其志仁傑豈必功業出於其身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濟大事者當以

狄仁傑為法

問王陵
折呂后
仁傑對
武后何

趙雪航曰

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牝雞晨鳴為萬世戒惠帝

大倫召帝觀人蔬駭而成疾竟至不起絕母子之恩義竊僭天位擅
王諸呂誅殺劉氏子孫竊幸審食其而弗耻穢德真漢室之罪人也
高帝創業垂統之君使於建國之初立其典章貽戒後世母后不得
臨朝婦人不得預政著為一代之法令則呂氏必不敢起覬覦之心
而執政大臣得以力爭矣失此不為使流弊于後世主孝平初立孝
元太后王氏臨朝以致王莽篡位漢祚中衰東漢之世章帝之竇后
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閹后順帝之梁后桓帝之竇后靈帝之何后相
繼臨朝專政寔自呂后之發端故後世皆效尤也

乙卯

高后二年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第章為朱虛侯令人宿衛

綱目斷曰

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
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

丁巳

高后四年

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

山王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
幽入永巷中謂群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群

臣類首奉詔遂酖殺之立義為帝
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曰

不書弑而書殺何不成之爲君也

非正統也義書之爲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目庚申

高后七年

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

太后乃立兄子祿爲趙王○目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

朱虛侯

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

請以軍

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穡種豆苗欲疏非其種者鋤

果虛侯

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者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

大驚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楊龜山曰

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尚可

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

丁南湖曰

齊悼惠王者高帝之第二子而劉章者則王之第二子也章之妻卽祿之女而章不以私情奪其義氣壯哉高帝之

慈孫矣奈何文帝黜其功薄其封而致令天薨也惜哉

陸賈爲

陳平畫

策

社稷在

兩君掌

握

兩人深

相結

鑑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大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

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亦衰

胡致堂曰

陸生爲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爲訓也將相不和固非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而爲社

稷計相舉相賊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賊詰暴而禁奸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平與勃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幣施恩則非矣一有傳之后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爲一時之計則可矣非所以爲訓也

趙雪航曰

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僞遊雲夢之類皆市井攘利之爲而非君子正人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

大言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已燕居深念殊無一策匡救向背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勃向使酈寄不可

陳平漢
勅罪魁

問陸賈
勸平勃
交歡得
失何如

使祿產不辭兵豈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就僂平亦竊安漢之功
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文帝言宰相之戒又以
大言勝周勃豈真有理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為漢初罪魁豈不然乎

丁南湖曰將相不和以致亂亡者往往而是矣賈之勸平勃者誠國
家之利是為後世將相爭功者籍口也

家之利是為後世將
相爭功者籍口也

辛酉高后八年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

太傅○初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搏腋上之云趙王如意

為祟遂病腋傷病其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

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

瞿錢塘曰呂氏與高祖同創漢業高祖臨終又親受其付託既而後

其愛子使惠帝因是不得正命而終是時高祖諸子故無
恙乃舍之而別求他人之子立之以繼漢統揆之春秋莒人滅鄆之
例呂氏之罪大矣况又賣男女人倫之化而相其嬖臣遠非劉不王

之誓而王其外族其於高祖大義已絕矣故夫其大后之稱而書以死以爲世戒或曰世稱女后之惡者曰呂武

此止稱氏者何曰呂氏雖絕漢祀而比武氏革唐命爲周其罪猶爲輕也

丁南湖曰呂后明殺趙王而趙王陰殺呂后施報之道若此其嚴且王諸呂二也私食其三

也哉妃嬪四也臨前相五也小司馬贊之曰禍盈斯驗蒼大爲當信矣夫

灌嬰留屯滎陽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

灌嬰與齊連和

連兵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

灌嬰睢陽人

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陰謀告

其兄齊王襄令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

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

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時太尉勃不得王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